



无能子序

无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无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巳亥盈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記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无罪乎余

精
神
錄
卷
之
一
序

因析爲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
共之爾余蓋具審无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
宦焉

无能子卷上

道家八

聖過第一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
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
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旣位陰
陽炁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
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異
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
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
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

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啁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則其號鳴啁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烝又物

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甲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无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无奪害之心无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甲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喪葬之儀結罝罟網羅

以取鱗毛羽甲諸蟲於是刀俎之味濛淳以之散情
意以之作然猶自強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
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爲臣一可役衆衆不
得凌一於是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
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
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旣而賤慕
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
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
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
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真淳

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
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
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
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
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榮非
則辱於是樂是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
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
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
兵之於是縲繼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弓矢
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窮天

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疆
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疆分貴賤尊卑以一其爭疆爲
仁義禮樂以傾其真疆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
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
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第二

夫所謂本者无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
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
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藏之不無動之則察
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

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
希夷希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遜專其根而獨
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張其機
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
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妄用不識不知
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
無見之中矣

析惑第三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湏於虛无相生於自然猶乎
墳簞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

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不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觀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踈是欲沉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無憂第四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死死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死死可畏則形骸之外何足汨吾之至和哉

質妄第五 凡二篇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邪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

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衮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耻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无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與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

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僞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踈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俾乎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无所得誰謂所親邪誰謂天下之人邪取於名字彊爲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

所親矣胡謂情所專邪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
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
慈反爲累矣弊則僞僞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
子曰魚相處於陸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
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
所專者明者不爲

第六

闕

真修第七

凡四篇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
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
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
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疆淪顛烝
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
潤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
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
則含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
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
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視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无能子卷上

終

无能子卷中

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遺爾師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爲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邪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

烝常烝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邪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闕天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其有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邪西伯曰夫無爲之德包裹天地有爲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天子也以有爲之德謁廣成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進乎軒堯而卑无爲之德乎太顛闕天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爲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爲邪西伯曰天地无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隕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无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无爲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卒與之興周焉

首陽子說第二

文王歿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爲臣弑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爲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予與汝嘗

言之矣妄爲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殷之中妄辛有稱
妄辛之中妄肆妄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
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夫死爲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
君臣何有哉有爲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
異哉今汝妄吾之常言又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
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以風掇焰也姬發不兵汝
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鳳舒其
翼必伺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之友也夷齊於是逃
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爲餓死

老君說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
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
烹小鮮蹂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
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
縲之以繁人情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
天真而矜已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既
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饑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幾
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謂是乎

孔子說第四 凡二篇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

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饑於陳圍於匡何也
然而夫子絃歌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
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
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
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
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
可圍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无形於冲漠淪无情於杳
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弦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焉憲攝弊
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

謂之貧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
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
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也近於
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第五 闕

范蠡說第六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
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
謀也况王之爲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

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
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
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
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况王方以滅吳德
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
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
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
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
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
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
種

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
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
非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脩乎己不病乎人晦其
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
而不立功是以直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

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斬尚之貴而響隨之大夫乃
子子然挈其忠信而叫譟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
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弟
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
止斬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濱歌吟悲傷宋
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子然挈忠信而叫譟於群佞之
中玉爲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邪
豈爵祿是思國壤是念邪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
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爲死孝弟忠信也又何悲乎
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

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尪弱之尪弱不能
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
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大夫之
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
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躋跖非
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斬尚
之邪佞孰分其是非邪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
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恃已以點人
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
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

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爲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不得其所分又悲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沉汨羅而死

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吕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遯者四人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求之四人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吕后如良計遣吕澤迎之四人始耻之旣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

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已而已矣吕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卜於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即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搖也吕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吕雉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懼吕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已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耻爵于女子之手以

立於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邪乃復商山吕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居爾

嚴陵說第九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耻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可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獲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汨沒無聞校其升

沉榮辱哉可爲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脩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狗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

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彊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邪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富貴官爵者亦不過於我冠鳴玉簇前殿後坐大厦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飫膏鮮

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欵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雘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紈韋布一也食粒却飢也膏鮮藜藿一也况吾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縷泛然如寄又何暇梏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邪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耻反以我漁爲耻邪光武悟於是不敢臣陵焉

孫登說第十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如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堯堯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遯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无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啁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无能子卷中

終

无能子卷下

答通問第一

无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饑嗟吟者相從焉一日
兄之子通謂无能子曰嗟寒吟饑有年矣夕則多夢祿
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
无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无
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
憎仇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為者有所異邪
曰无所異无所異則安知寐而為之者夢邪寤而為之
者夢邪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

乎夫冥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厮養不能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爲之富藜羹縑縷不能爲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无常也以无常之情縈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冥乎虛而專乎常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第二

无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无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恣所知如何其可也无能子曰无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瞽者臨窞而教之前也夫无爲者无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爲以其本无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无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疣贅去天下如涕

噍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已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達此雖鬪雞走狗於屠肆之中搴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况仕乎

答愚中子問第三

无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祈藥於无能子无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間矣无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真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第四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群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拏雲拽雨焉河壩纖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壩而游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頒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沉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群而妬泝瀑而怒意疲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

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鬚鬣一也吾鬚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孺游之無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鳩說第五

鳩與蛇相遇鳩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无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鳩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

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全其身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盱眙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答鳩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况人乎

答魯問第六

凡二篇

无能子從父之弟魯求學於无能子无能子曰何學曰
學行學文无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
所謂聖人者吾嘗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行其心之所
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
衰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
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
出於心心出於自然不自然則心生心生則行薄行薄
則文縟文縟則僞僞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
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汝能證以無
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上無玄天行與文在乎無學之

中矣

魯他日又問曰魯嘗念未得而憂追已往而悲得酒酣
醉陶然不知今則不能忘乎酒矣无能子曰汝之憂汝
之悲自形乎自心乎曰自心可觀乎曰不可觀无能子
曰不可觀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觀
憂悲何寄哉憂悲無寄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
將誰付邪今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擒影也汝無憂
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反浸漬於麴蘖
豈釀器乎

第七 關

紀見第八 凡三篇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幻人笑容焉无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受術於師術能却火之熱然而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拚也既忘枯拚手足然後術從之悖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无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况上德乎

无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无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家將凶則梟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无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

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邪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毛群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邪諡梟之凶誰所自邪天地言之邪梟自言之邪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其凶邪諡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爲馬以山爲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

其家及鄉人狂之而不之罪焉无能子亦狂之或一日
遇於藜翳間就而嘆曰壯男子也且復豐碩惜哉病如
是狂者徐曰吾無病无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无
常失萬物之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
曰被冠帶善起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
妄作者文之以爲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醪因醇酎
也知之而反之者則反以爲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
之名亦豈自然著哉清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
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風雲雨露烟霧霜雪以至
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
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
彊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彊名之初故泐之而不敢
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
月燭夜者日今亦泐之矣彊名自人也我亦人也彼人
何以彊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
取舍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
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第九第十

關

固本第十一 凡四篇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

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麋鹿鯤蚘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己乎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也醫者也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繭繭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繒之繒而衣之夫蠶自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疾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

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
爲埳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熟其所見
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
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
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
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
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癥之也明者背習焉

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

關

无能子卷下

終

